

主编

武俊
姚仲杰

郭维忠
孟繁仁

羅 齊 中 新 探

中州古籍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是白话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鼻祖。他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的文明进步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颗巨星却为历史尘垢所淹没。元末明初，统治者的专横残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封建士大夫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偏见，使得从事小说创作，特别是创作《水浒传》这本被统治者视为“反书”的罗贯中，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且随时有招致杀身灭门的危险。因此，正史不为他作传，宗族家谱被除名，而这位能举起如椽大笔写出以千万字计文学巨著的伟大作家，却不能为自己的生平明明白白留下一页文字。这样，罗贯中的籍贯、家世、生平等都成为谜团。几百年来，一些研究者曾“凭心逞臆”作过种种推测和假说，诸如罗氏籍贯钱塘说、慈溪说、东原说云云。纷争不已，莫衷一是。

本世纪30年代，海内“孤本”《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被郑振铎、赵万里、马廉等先生发现。《录鬼簿续编》中有一篇罗贯中小传，虽只有短短八十余字，却把罗氏籍贯（太原人）、别号（湖海散人）、性格（与人寡合）、特长（乐府隐语）、活动年代（至正甲辰以后六十余年）、作品（《风云会》、《连环谏》、《蜚虎子》）等提供了明白无误的资料。为解开罗贯中生平之谜提供了一把珍贵的钥匙。鲁迅先生对这一发现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

1976年12月，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

报》上发表了《罗贯中讲史小说的真伪性质》一文,指出在《水浒全传》“许贯忠”的描写文字中,“暗嵌着描叙作者意境或身世之情节”。这一论点的提出,给罗贯中研究者以新的启迪。

八十年代以来,山西、河南、江苏、上海的罗贯中研究者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从家谱、地方志、碑刻、明清小说和日记中,发现了大量资料,经过多方论证,表明罗贯中是山西太原清源县(今清徐县)人,成年离家,游艺江淮,在张士诚部与施耐庵结下莫逆之交,晚年隐居大名府浚县许家沟村(今属河南省鹤壁市),完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全传》的创作。这些研究成果,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文学报》、《文学遗产》、《河南图书馆学刊》、《河南史志论丛》、《鹤壁市志通讯》、《晋阳学刊》、《太原日报》等报刊上。河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又在1991年8月12日、14日播放了研究者实地考察罗氏晚年隐居地鹤壁许家沟的实况,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和关注,也引起有关党政领导的重视。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在罗贯中研究的一封信上作了批示,鹤壁市委书记马宪章、市长范保国要求有关部门把罗贯中作为鹤壁地方史的研究重点,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已把罗贯中研究列为重点课题,山西清徐县党政领导决定建立罗贯中研究会,所有这些,标志着曾在历史上“争讼”了几百年的罗贯中之谜已经解开,罗贯中研究已步入一个新阶段。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罗贯中,我们把《录鬼簿续编》及鲁迅、郑振铎、何心、柳存仁等名家研究成果和八十年代一些研究者的论文并附有关文献编辑成册出版,以期推进罗贯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杨静琦编审,《文汇报》主任记者施宣圆,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孙鑫亭等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河南省鹤壁市土地局、地方煤炭管理局又为本书出版提供了资助,谨致谢意。

1991年10月

目 录

《续录鬼簿·罗贯中》·····〔明〕无名氏	(1)
《录鬼簿续编》跋·····郑振铎	(2)
《录鬼簿续编》跋·····赵万里	(6)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 迅	(8)
《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 (节录)·····鲁 迅	(9)
《中国小说八讲·〈三国志演义〉和〈水浒〉》 (节录)·····郑振铎	(18)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节录)·····郑振铎	(22)
《水浒研究·水浒传的作者》(节录)··何 心	(36)
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节录)····柳存仁	(46)
《录鬼簿续编》中的罗贯中·····孟繁仁	(49)
《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孟繁仁	(54)
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孟繁仁 郭维忠	(58)
许贯忠之原型即罗贯中辨·····宣啸东	(80)
罗贯中——许贯忠和鹤壁市郊许家沟····姚仲杰	(86)
许贯忠是罗贯中的虚像·····孟繁仁 郭维忠	(103)
慈溪罗本非太原罗贯中考·····孟繁仁	(118)

东原罗贯中实为太原罗贯中·····	孟繁仁 (130)
寻找罗贯中·····	张 兵 姚仲杰 (132)
罗贯中生平探考述评·····	欧阳健 (143)

附录: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明) 蒋大器 (152)
樗斋漫录·····	(明) 许自昌 (155)
题晋阳罗氏族谱图·····	(明) 虞 集 (157)
清源罗氏家谱序·····	(明) 罗正己 (158)
(罗氏家谱) 序·····	(明) 罗 礼 (159)
梗阳罗氏家谱序·····	(清) 罗 螯 (160)
重修罗氏家谱序·····	(清) 罗 维 (162)
(罗氏家谱) 序·····	(清) 罗元祥 (164)
清邑罗氏家谱序·····	(清) 罗子得 (166)
罗氏谱规·····	(168)
《水经注·汾水》节录·····	邴道元 (169)
清《浚县志·黑山》·····	熊象阶 (170)

明双峰堂本《水浒志传评林》(节录)

及时雨梦中朝大圣 黑旋风异境遇仙翁·····	(171)
------------------------	-------

明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书》(节录)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174)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176)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182)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185)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 太原城·····	(186)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187)
清《新刻善恶图全传》(节录)·····		
第二十一回	邓小姐烧香被抢 畜生脸计害邓宽·····	(190)

插图：

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书影·····	(1)
郑振铎《录鬼簿续编跋》书影·····	(4)
清抄本太原清徐《罗氏家谱》书影(一)·····	(78)
清抄本太原清徐《罗氏家谱》书影(二)·····	(79)
清嘉庆《浚县志·县境图》·····	(141)
清嘉庆《浚县志·黑山图》·····	(142)
清嘉庆《浚县志职位表》·····	(154)
清颂德轩刊《善恶图全传》书影·····	(190)

《续录鬼簿·罗贯中》

〔明〕无名氏

罗贯中 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蜚虎子 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连环谏 忠正孝子连环谏

（景自《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中华
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〇年线装影印本）

天一閣藍格寫本
正續錄鬼簿



徐森玉題

羅貫中

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終

知其所終

風雲會

趙太祖龍虎風雲會

蜚虎子

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連環諫 忠正孝子連環諫

汪元亨

餘父新著後使居常熟至正甲辰與余交于三門有詩曰

《录鬼簿续编》跋

郑振铎

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杜门读书。我辈偶发豪兴，欲至甬访之，藉以登天一阁，观未见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车一飞驰而去，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揽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示，皆有关小说戏曲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竞抄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视之如获异宝。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辂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抄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孟颢、朱鄮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覩其精英焉。孟颢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抄得姚氏今乐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鄮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涂藏秘笈，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棉纸本，劫中曾出现於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

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见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后此抄本北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酉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复印。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今者世事大变，隅卿墓木已拱，蜗庐亦已下世，隅卿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明蓝格抄本录鬼录（编者注：原文如此），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兴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示斐云。呜乎！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三十五年十月廿八日郑振铎。

原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年影印线装本《天一

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壬午^六前趙斐雲先生自北平南下訪書時馬陽卿
 先生方歸四明杜門讀書我輩僥倖蒙其款至角
 坊之藉以登天一閣海風大作未能移行便
 先至杭州轉信與至寧波中途趕車換雇大汽車
 一飛馳而去西湖鑑湖之勝皆不暇覽失至
 則與陽卿先生日夕談談意興豪甚陽卿出
 札記數冊相示皆有閩人說戲曲之掌故又文
 料之予其斐雲大書以溫號鈔數十則
 又有明代版畫刻工姓氏錄一冊予觀之如獲
 異寶陽卿云此錄創始於陳大履氏王孝慈得
 之復加增補若干人陽卿以孝慈處鈔出又於
 所知補入若干予窮半日之力請於陽卿度
 傳錄之就所境及者又補入若干陽卿更
 就予所補者補入焉此數日放談商榷者無
 人自以為果其夜寓陽卿老宅東相廬頂作字
 形大似明代版畫中圖式古趣蓋從予嘗笑謂
 二君曰見三伯良校注西廂記畫中失陽卿目
 每長謀一登石一閣而終格於范氏規不得遂所
 願蓋范氏嘗相約非曠甚之日印子如不得登
 閣也於是就我輩乃謀訪鄞地各藏書家及數
 月之力於馮孟頫朱鄭卿孫蟬居諸氏所藏

得觀其精爽為立願所藏姚伯樞本甚多子
抄得姚氏今東府送金目珠為得意鄭御藏
曲子亦不少蝎店於書除藏此圖而於我輩則
④今其佳品三氣負交意玉鏡記是白錦低
半劫中曾出現於治市予無刀收！為徐君
伯郊所得而為我輩所敗為心動觀相觀莫君
邀於文者見明監錄抄本錄鬼傳一卷後附世
名氏傳佛鬼傳一卷為何元元明間文學史最
重要之六談見史料余輩巧求携歸田園
一过蝎店慨然見乞他書遂亦無心相答矣
五携書歸過三人之力於燈下一夕抄畢此
抄本北本曾付影印不於大因山房見姚氏
今與古澄亦移為校發後為陽卿所得北大
亦嘗為之影印此行所獲良多歸裝固不佞
也今者世事大變陽卿墓本只拱蝎店亦已下
世陽卿藏書盡散蝎店所藏均亦為坑竇扶
之江上未集予見明監錄抄本錄鬼錄不能
不動心索上十萬金乃畢債如其教得之亟函
告張雲非云云得為一跋以記之予乃大我輩訪
書經以所張雲鳴年為一跋以記之予乃大我輩訪
可一世今友朋之樂今失佳年氣空豪也
首而後云云子無老矣壬子年十月止鄭樞

《录鬼簿续编》跋

赵万里

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恍如目前。

一九三一年夏天，我计划去宁波参观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並会晤那时在原籍养病的马隅卿先生。约郑西谛先生同行，西谛一诺无辞。我们乘了一辆大汽车从杭州对岸西兴直开曹娥，再转火车去宁波。到后，就和西谛同寓隅卿月湖老宅东厢房中，良友重逢，欢喜逾常。其时我别西谛已一年，别隅卿且二年矣。一日，往访孙祥熊先生，孙先生正在庭前曝书，我们在书堆中发现录鬼簿和续录鬼簿一册，明抄蓝格，一望而知为范氏天一阁故物。借归以校康熙间曹棟亭刻本，始知无名氏编录鬼簿续编确为孤本，向所未见，並发现明抄本录鬼簿之特点有三：

- 一、两本人数多寡不一。明抄本卷上前辈名公四十五人，曹本四十一人；明抄本卷下方今才人五十一人，曹本则增至五十五人。
- 二、卷下方今才人凌波仙吊曲，曹本仅有官天挺等十九人，明抄本吊曲不缺。凌波仙，就是北双调水仙子曲牌的别名。
- 三、两本著录不仅杂剧多寡、名称、序次不同，文字亦多不同。例如王实甫名德信，曹本就脱去《名德信》三字。剧目下题目正名，非常重要，曹本全脱。

粗粗对校一过，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特点，大家高兴得跳起来。隅卿特地叫人在楼下装了一只一百支光的大灯泡，我们三人立即动手影抄，我抄上卷，西谛抄下卷，隅卿抄录鬼簿续编，费了一夜和一个上午的时间，终于抄成了。那次我们在宁波，除了抄得明抄本录鬼簿外，还在林集虚大西山房发现姚梅伯手稿今乐考证六册。这二书，都是研究中国戏曲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九三七年五月，距隅卿去世已经两年多，北京大学为了悼念他，特地把录鬼簿影印出来，这就是我们三人合抄的本子。

一九四六年十月，明抄本录鬼簿从宁波孙祥熊先生家散出，西谛举债得之，大喜过望，写信给我报告这件事，我覆信为他得一奇书致贺，並云愿为一跋以记我三人访书因缘。一九四九年，西谛北来，行篋中携有此书，我们朝夕聚首，晴窗展读，其乐无穷。

去年十月，正届西谛坠机遇难一周年，我和徐森玉先生联名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建议将此书影印流通，供研究古典戏曲工作者的参考，並对西谛示悼念之意。今书已套印竣工，因记此书流传始末，以告世人之得读此书者。

赵万里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

原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年影印线装本《天一

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鲁 迅

《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迨《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复重寻检之劳焉而已。而海上妄子，遂腾簧舌，以此为有闲之证，亦即为有钱之证也，则躄腰曼舞，喷沫狂谈者尚已。然书亦不甚行，迄今十年，未闻再版，顾亦偶有寻求而不能得者，因图复印，略酬同流，惟于此道久未关心，得见古书之机会又日鲜，故除录《癸辛杂识》、《曲律》、《赌棋山庄集》三书而外，亦不能有所增益矣。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录。所以然者，乃缘或本为专著，载在期刊，或未见原书，惮于转写，其详，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之夜，鲁迅校讫记。

（选自《小说旧闻钞》）

中国小说史略（节录）

鲁迅

第十五篇 元明以来之讲史（下）

《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降后之事，则史无文，而稗史乃云“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见十三篇）。然擒方腊者盖韩世忠（《宋史》本传），于宋江辈无与，惟《侯蒙传》（《宋史》三百五十一）又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似即稗史所本。顾当时虽有此议，而实未行，江等且竟见杀。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鄂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鄂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然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

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宋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自序已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今高、李所作虽散失，然足见宋末已有传写之书。《宣和遗事》由钞撮旧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泮聚义始末，或亦为当时所传写者之一种，其节目如下：

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 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 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
山落草 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 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 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
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 宋江奔梁山泮寻晁盖 宋江三十六将共反 宋江朝东
岳赛还心愿 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 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惟《宣和遗事》所载，与龚圣与《赞》已颇不同：《赞》之三十六人中有宋江，而《遗事》在外；《遗事》之吴加亮 李进义 李海 阮进 关必胜 王雄 张青 张岑，赞则作吴学究 卢进义 李俊 阮小二 关胜 杨雄 张清 张横；浑名亦偶异。又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而陈泰（茶陵人，元延祐己卯进士）记所闻于篙师者，则云“宋之为入勇悍狂侠”（《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与他书又正反。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

原本《水浒传》今不可得，周亮工（《书影》一）云“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所削者盖即“灯花婆婆等

事”（《水浒传全书》发凡），本亦宋人单篇词话（《也是园书目》十），而罗氏袭用之，其他不可考。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其记林冲以忤高俅断配沧州，看守大军草场，于大雪中出危屋觅酒云：

……却说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坏了，自思曰，“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来修理。”在土坑边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说（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出来，信步投东不上半里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拜曰，“愿神明保佑，改日来烧纸。”却又一行一里，见一簇店家，林冲径到店裏。店家曰，“客人那里来？”林冲曰，“你不认得这个葫芦？”店家曰，“这是草场老军的。既是大哥来此，请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风之礼。”林冲吃了一回，却买一腿牛肉，一葫芦酒，把花枪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场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庇护忠臣义士，这场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倒了。……（第九回《豹子头刺陆谦富安》）。

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